十先生奧論註

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先生與[illegible]論其[illegible]卷[illegible]

[illegible]音諭[illegible]

莫嘗卒[illegible]者也

[illegible]為論其[illegible]也

[illegible]三王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

[illegible]以[illegible]得天下[illegible]王[illegible]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

[illegible]謂沛公素寬大長而心歸之本紀初懷王與諸將約先

[illegible]項羽為人慓悍禍至於

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文淵閣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

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本紀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言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本紀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為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羽放殺義帝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

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卒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本紀漢王刼五諸侯兵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大戰睢水上大破漢軍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上注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末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歟

文帝此篇論初政雖善奈無賢佐故不能追三代之盛

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己也故不敢以為己私本紀孝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定代地立為代王高后崩大臣迎代王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丞相平等皆曰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遂即天子位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議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温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本紀元年有司請早建太

子詔曰云云令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吳王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有司固請曰子啓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同上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

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意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而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盖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

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歎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必且慢以應我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南粤王趙佗秦二世時行南海尉事秦已滅佗自立為南粤武王高帝已定天下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為南粤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粤毋為南邊害高后時佗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縣文帝初鎮撫天下乃使陸賈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云云今陛下幸哀憐復故以號通使如故則老夫死骨不腐今改號不敢為帝矣

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云云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於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淮南厲王長傳長立為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六年後所犯不軌制曰其赦長死

罪廢勿王處蜀嚴道邛郵不食而死又通鑑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又前儒林序孝文本好刑名之言

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

前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刻曰人主延壽所言皆詐下吏誅垣平

其終詔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

本紀十年帝崩遺詔曰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令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

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尤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武帝 此篇論奢侈窮黷而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始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後王昌傳論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前武帝贊文景務在養民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前賈誼策商君遺禮義棄仁恩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本紀贊表章六經又本紀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召魯申公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

如秦所為本贊文景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而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西域渠犁傳下詔陳既往之悔今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以富養民也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書秦誓往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攻前過之意又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注自悔之至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

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昭帝紀上疾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胥而維持是以能永保其祚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利欲之中則決不能以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書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

猶知講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其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豈偶然也哉

高祖光武

此篇論創業守文各有所長

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本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後本紀高祖九世孫也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

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武帝詔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先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耳本紀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畧雄桀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本紀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

日用陳平秘計得出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往往赤族韓信彭越黥布相繼謀反夷三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臧宮傳論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終始馬武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皆能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又唐書李靖對太宗光武保全功臣

賢於高祖遠矣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卓茂傳光武即位先訪求卓茂封褒德侯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光武一此篇論保全功臣不使任職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

光武之不用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

得以福祿終身前篇云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二十八將論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云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

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際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唐馬周傳周曰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大臣之職顧如是乎唯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

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光武二此篇論舉遺逸以助成東京風俗之美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

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名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後逸民序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岩穴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為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

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為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耶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嚴光傳少與光武同游學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

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帝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晉元帝此篇論中興得失

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囏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

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
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見本紀）而琅琊之入建鄴考觀
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無慷
慨謀國之誠（本紀年十五嗣封琅琊王永嘉初用王導策移鎮建鄴以顧榮為司馬賀循為參佐王導王敦周顗刁協為腹心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
勤王之舉（永嘉五年懷帝蒙塵於平陽七年為劉聰所弒）愍帝之立增重寄委
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本紀愍帝即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建武二年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琅琊王統攝萬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

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逖本傳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云云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逖至豫州大興政事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俄卒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眚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囏

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唯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永昌元年正月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為名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壯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崛強自立於羣豪之間猶幾以自振祖逖言於帝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帝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遂屯淮陰起治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況肺腑之親總督

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其餘得失予不暇論獨推其本而言之

温嶠

（此篇論絶裾之事不能無憾）

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本傳平北大將軍劉琨以嶠為參軍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遣嶠將命琨死除嶠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不得已乃受）昔之人

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耳自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説起三綱始隳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為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嘆哉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本傳云云）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上注）噫太真有母若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

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
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
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幾赴
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來江左
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
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
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茍可以就異
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

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均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史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語十八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云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箕子徉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爾豈足

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臣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謝安

此篇論其運用英豪以成肥水之功

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它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

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晉本傳符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了無喜色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本傳而牢之勇銳出衆本傳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元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

牢之攖其鋒直摶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通鑑晉孝武紀秦將軍梁成等帥衆屯于洛澗柵苻融遣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云云今乘諸軍未至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以擊大破之斬成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載記苻堅傳堅與苻融登城而望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川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憮然有懼色又謝玄傳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玄等之衆凡八萬堅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

水逼而殺之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決戰堅中流矢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至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安本傳玄等破堅安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沖是舉亦無謀矣桓沖傳符堅盡國入寇沖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閒暇時安已遣兒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沖謂不足以為廢興歎曰謝安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

方遊談不暇惟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

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illegible]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四

五經論

陳傅良

五經論序

易因乾坤以定君臣之分者也（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故易作而文字始生（書序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大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禮次之古者禮不下庶人（記曲禮上去）而太史氏觀民風以詩（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蓋禮施於君臣而詩作乎民故詩又次也易也禮也詩也治乎下之道也而君所以自通乎下者猶未也於是乎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故書又次之嗚呼春秋作君臣之道衰矣聖人所以維君臣之道者亦至是焉始窮故春秋終焉吾病學者不知六經之作相次以立君臣之道而曰徒文而已作五經論

易

此篇論乾坤定君臣之分

昔者聖人出而治天下其父子兄弟君臣之號未立也聖人惡其無別而至於相瀆故為之父子為之兄弟為之君臣夫人之情安於其所見而難於其所不知彼誠生於其父也吾從而父子之也無惑彼誠偕生於其父而後於其兄也吾從而兄弟之也亦無惑無故而貴之曰君無故而賤之曰臣則天下將以為聖人之私而不能以聽為君者人坐而賞罰其用命與不用命為臣者

又奔走乎其役夫為君而無所甚利為臣而無所甚病而徒號之然也人猶以為厲已也而曰君者又從而居其逸而執其權曰臣者又從而即其勞而起其令則天下又曰均是人也强吾戴而君之强吾俯而臣之其初無甚異而何以得專其富貴而行其予奪之意於我而吾亦何畏而枉於下聖人序君臣以定天下天下顧莫之聽且將無所畏乎其上一聖人之法無以勝天下之情則君臣之道廢聖人憂焉曰是非告語之所能辨而

智力之所能攻也夫解人之疑者必因其所已信而覺其迷者非自其所共曉者入之不可也於是取諸天地之間得其定分而示之易象諸天為乾曰是其高也而吾因以為貴焉者也象諸地為坤曰是其卑也而吾因以為賤焉者也凡索乎乾者皆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易一作而天下定蓋曰貴賤之分天地之位也

繫辭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胡益之解云此是孔子又自釋陽卦奇陰卦耦之所由也言陽之卦是君子陰之卦是民一陽在上則衆陰歸之一君在上則二民歸之猶

天下一統眾歸於一主則成邦國之道是立治之本此是君子之道者也言陰者是小人之象也夫二陰在上而一陽居之是猶二君在上而在下之人無所適從則天下不能統一如此則乖邦國之道是致亂之本此小人之道也而聖人亦曰此天地之為也非我也嗚呼文字之作聖人不得已於天下而非其意也雖然聖人之作易其固以立君臣也親為其事而求信其事則或者疑於自為天下未習其說而一日兆其說則人亦非以為固然故聖人晦其智而神之蓍蓋人之心玩於理之常而竦動於數之不可混故數也者所以濟其理之所不行

今夫裂千金之藏使信士為之亦奚不均者而古之人付諸籌使自探而自取之然後多者不德而寡者無怨故夫籌者所以濟信之所不行嗚呼易之作始於定貴賤之分而具數也所以神其道以濟君臣之理而已而非徒若是誕也

禮 此篇論巽伏隱約之容

君臣之道其末明也天下愚既明也天下詐故聖人為之易以覺其愚而發其微為之禮以閑其詐而救其末

而後君臣可以無廢且使夫人而皆食是食皆服是服皆居是位則天下無至於僭且相攘聖人之法曰必若人而後可以食此也否則不得食必若人而後可以服此也否則不得服必若人而後可以居此也否則不得居夫樂不可獨美不可專專美而獨樂爭之所由出也則僭奪相攘之患生然則聖人之為是貴賤也無乃所以開天下之利心而長其貪吁天下唯不知利而無求多也天下而知利則名分者人之賊而爵禄者相戕之

器也夫如是則天下之亂必將起於公卿士大夫而不起於民何也民之勢不可以為而公卿士大夫之具可以施也是故有百乘之家則千乘之仇也有千乘之國則萬乘之盜也孟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資之可施之具以濟其欲利之心因其所據而蕲其所非望則貴賤分而詐之具又甚乎其愚吁如之何其可耶聖人以為不有所不居不能有所率不有所不爭不能有所媿故夫禮者所以深為是巽伏隱約之容以退其

不滿之心莫尊乎天子而諸侯膳以犢記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莫卑乎煇胞翟閽而尸及以餕祭統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夫自其至尊有所不居以作其廉自其至卑有所不爭以平其恨使人而皆廉於其有餘皆亡恨於其不足則天下可以無亂雖然聖人舉强

人之禮而必人之從則人亦誰率以聽聖人故先之以其恥曰吾為禮以待天下之公卿士大夫而為刑以待民夫吾之禮獨以待天下之公卿士大夫而不責諸民何也吾固謂公卿士大夫之賢可與行禮而不肖之民宜無與焉者也人樂為賢公卿士大夫而恥為不肖之民而後其禮行嗚呼誘於其名而安其所難是聖人所以弭天下好亂之機而不示者也或曰聖人之禮僞也一賜而三辭一飲而百拜（揚修身篇禮多儀日昃不飲酒酒必餕賓主百拜而酒三

行不已嗚呼是固聖人之至權也夫一賜者人之榮而華乎
三辭者雍容之節一飲者意之通而百拜者屈折之義
蓋聖人蘊緩取之意於人情欲速之時予之以其所慕
而反致其所畏凡此者皆其所以陰伏崛强之氣而柔
其躬而非屑屑然為是僞也後之說者曰跪伏拜揖無
益於道吁跪伏拜揖之權去天下始有春秋之變也矣
詩此篇論宣民以言
天下之禍驕生於有所恃而怨生於有所忌故公卿士

大夫之勢易驕而民之勢易怨嗚呼驕之禍其發速而小怨之禍其發遲而大潰血之癰不如腹心之隱疾穴隙之盜不如臣僕之竊伺天下之患唯其伏於所不敢而決裂於一日之敢者不可為也夫民之怨始於利害之不敢謁而成於是非之不敢議若是而甚焉則敢議矣而不敢謗若是而又甚焉則敢謗矣而不敢叛吁不可以復甚也均是人也有所拂於吾心惡之而不得逃有所慊於吾心欲之而不得求所惡不得逃所欲不得

求而上之人又從而壅其口焉疑而不敢議憤而不敢謗則亦堙鬱甚矣夫禁之議禁之謗不過以死懼而已而斯民察夫勿議勿謗之精死且無日而或議或謗意者未必遽死也故寧犯死而不顧且議且謗之民夫一有敢死之心其去叛也亡幾唯聖人逆知夫困窮亡聊之意不可以錮而怒之已甚蕴怒而不逞其勢將至於此也故曰貴者可禁而賤者不可抑是故節公卿大夫以禮而宣民以詩禮行乎默而詩達乎言嗚呼聖人所

為維君臣之道也如此怨之舒也以嘯哀之盡也以哭蓋閟於中而泄於其外則不能以復留者人之情也嘗觀於詩政刑之苛而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爲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疑於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小雅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大雅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諫而不忤顯譏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卒不忍（邶風柏舟言仁

而不遇也鄘風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衛風碩人閔莊姜也鄭風狡童刺忽也陳風宛丘刺幽公也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不敢盡言而何況於教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賈誼過秦論陳涉甿隸之人遷徙之徒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而轉攻秦天下嚮應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

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也深

書

此篇論君不敢自專

聖人之始立君臣也懼其疑也而有易懼其福也而有禮懼其乖也而有詩故易示之象禮示之理而詩示之情而天下尊君益至矣雖然天下之待其君也日尊而君之立於天下也日孤夫成其尊而致其孤者何也天下之事患伏於一偏而變生於所積也其權之卓者其

情睽其勢之隆者其分隔夫是以尊之之至而孤之所由起夫積其尊而未至於自孤既孤也則其勢將至於復喪其尊徒開其端而不計其末馴至於其所窮而後無繼吁聖人豈若是踈也哉是亦不反其本而已凡聖人所為合天下之權以成其事者非徒以自威聚天下之勢以極其重者非徒以自寵也蓋將使天下居我於其所可甚畏而吾則與天下以其所可甚愛而後可以用天下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已敝而不以為已重

而王公大人下一語而接之則詫然以為榮蓋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為能動人天下之人未可以直遂其所欲也直遂其所欲則愚者玩之始也謙者侮之導也是故聖人之道必先嚴於人之必尊而後媚於不自尊嘗觀堯舜之吁謨堯典帝曰吁又大禹謨皋陶謨禹啓湯武之誓命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盤庚周公成康之誥盤庚作盤庚三篇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封康叔作康誥成王作酒誥成

王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周公作洛誥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其與當時君臣丁寧委曲通其話言而制之心腹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若不敢自決而需民之肯也然後為之喟然嘆曰彼聞其君若是其恐也視其君若是其邇也惟其可否之聽而無得以與其予奪其求多於上之望絕而覬心不生夫惟可否之聽而無與其予奪而聖人乃不私其斷與之酌其宜而折其是非夫所求多於上之望絕而無有覬心而聖人顧出於其所不意以

役其誠盡其懽是以天下之民以為非常之遇無故之
幸嗚呼聖人致其所愛於其所畏之後而天下得所不
期於所不及之中夫亦何憂於居尊而自孤也哉天之
於物震之以雷而澤之以雨肅之以霜而渙之以日故
未雨於雷之餘而日於霜之後者天之所以不亢也易
也禮也詩也期於人之必尊而書也不自尊者君之所
以不孤也

春秋此篇論聖人之術窮

或曰春秋之作曷為曰極禮之衰而憂詩之去也春秋作聖人之術始窮曰春秋之為極禮之衰奈何曰昔聖人之作禮不過曰是足以相媿而已禮窮矣天下無足以相媿則其甚也至於相襲而無以相討又甚也至於相蓋而無以相議然則小人之惡不可以復沮也歟聖人制禮之初逆察其至於此也而為之史盖小人負不義之名雖敢於欺暗世猶懼夫後之人追而戮之也是以中其懼心而扶其媿心之衰故夫史者禮之佐春秋

則史之君也曰國有史春秋奚必作左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諸侯各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周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曰史又窮矣崔杼弒其君太史書之兄弟為戮經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天下之史如是其直者蓋寡一死而一繼者尤寡再死而再繼者抑尤寡也夫無其直也則未死可以禁無其繼也則既死不可以復然則小人之惡也勿藉矣故禮之窮至於相蓋而不相議於是乎有史史之窮至於

可禁而不可復於是乎有春秋曰春秋之異於史也奈何曰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為必以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其刑不能逃於其史幸而逃於其國之史而不能逃於天下之春秋然則惡固不可蓋作者其庶有忌乎吁聖人之術蓋至是也窮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南軒張敬夫解春秋明天理遏人欲以示萬世有國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曰知我罪我者其唯春秋蓋知之則以為聖人繼天心而立人極有不可已者不知則以為專

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僭矣不察聖人之心則匹夫而專天子之事春秋固僭也焉得無罪曰春秋懼惡之書也賊者之叛不書雖弑君不名季氏用八佾大變也不書陽虎季孫稔禍也不書聖人不赦於其顯而諱於其微也何故曰隱之也聖人嘗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當是時天子之權凡移於諸侯者皆移於大夫矣聖人於諸侯曰天下無道自諸侯出直辭也於大夫曰不在大夫隱辭也

嗚呼春秋近也大夫微矣聖人不忍大其微也大夫猶近也降是益微矣故夫諸侯之僭積而至於大夫大夫之僭積而至於陪臣陪臣之精吾未知其所終也矣署其微者空其漸也嗚呼是吾所謂聖人之春秋極禮之衰而憂詩之亡也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四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五

七聖論　　陳傅良

七聖論序

余觀天下之變偽古不復見也作七聖論人之言者唐虞之法不如夏夏不如商商不如周吁法愈備而人愈澆天下所以至於秦漢也歟古之聖人居世之變而不與焉者惟文王故離之而繫其末云

堯舜 此篇論舉元凱去四凶

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利於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扇之則炎猛獸寢于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震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可以治矣則亦無好於有為也夫如是可以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愧其所不能而

求工其難聖人惟不求夫工也則雖有所遲焉若長缺焉若偷而弗以為已愧是聖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弊日益亟而後之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之人無繼者聖人不為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嘗不惑之也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堯典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共滔天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及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同上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而堯不加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悍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已然則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奚以厲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或者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卹而且安之唯憂天下之變而

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見左文十八年）夫族大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以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天下徤其誅之之快而決其舉之之驟而舜之法始詳於天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斷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葢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

禹（此篇論貢助徹之法）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来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以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

可以極而弊常生於精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而昏於其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窘於其材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紊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

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嗚呼自其貴賤之無等彼此之不相為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衮冕佩玉至其有衮冕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将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衮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

盡飾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破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亡秦也（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則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記表記云）吁聖人固已憂天

下之必秦而悲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湯

此篇論援天以自神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趨天下而詐之也已矣凡人之情弗堪於尊卑貴賤之檢恥役於人而樂於亡辨未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之可媿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於篡僭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

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為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為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孚議摇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

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寓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神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於商其書必言卜盤庚上下稽曰云云其詩必推祥異商頌玄鳥祀高宗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鄭氏箋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有

娀氏女簡狄吞之而生契其懼民必以其祖考意見書盤庚而其禮則嚴於祭那頌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記表記云則商俗之鬼史漢高祖紀太史公曰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焉始也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致天之罰湯誥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之僭極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非其名曰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隱元年春王正月云

云湯欲加其所不可加於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於諸侯而託之王吁吾是以為聖人病也

武王

此篇論偃武修文

聖人之始為天下也同之而已矣而未始震之也其次則震之也已而未始愚之也又其次則愚之也矣而未始媚之也媚天下焉以利而厭其心而幸其不叛而聖人之術蓋至於治周而已窮嗚呼亦其風俗之世薄也

古者君近民以寛而民之待君以嚴故聖人之治簡而

直安而無忌天下之情亦愿而聽命懽愉而無怨是以
堯舜之於天下取之不謝捨之不請儻然受之當時不
怪其無故之獲悶然釋之亦不尤其為是茍異也自商
以來上之人不固也以懼下之心未孚也以疑夫上日
以懼雖欲有專焉而不敢肆意以為下日以疑則少有
不慊於其中也已族而竊議於其後聖人遭風俗之會
亦因以其術維之而已幸而便於治今則雖欲留焉以
資後人亦不可得吾於周之治蓋悲武王周公之居其

已甚而出於其無可為而說者曰是其所以為能亦惑也已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民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表記云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調伏其怒蓋皆洽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靜而滿足其無恥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歡之而不德也文之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

見況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之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過之曰魯自是不復贖人矣（家語致思篇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云云）以賜之賢贖人而不利焉宜好名之趨也而遂至於不贖何也天下之情惟期乎已勝者不可以復加者則亦莫之勝也已莫之勝者無繼則魯之人不贖也果矣周之道其所以不可勝者是其所以不可繼也

伊尹

此篇論湯伐桀假之以信天下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解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之者衆矣桀之不仁天下之讎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與天下必以為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為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不

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幸國之釁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為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為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奈何而已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

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悶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衎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非欲亡之也而至於醜夏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而後向之不敢恃者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徽伊尹雖湯亦無自信於天下也

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為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盖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為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併亡也

周公

此篇論誅管叔而封武庚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

之心也以人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盖寡而重弃其孤翦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弟父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有之而固将徐絶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

豈安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諸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盖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於管蔡之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掎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屈於親而法獨行於雠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刑則

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辭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己之弟而天下咸服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它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石碏殺州吁而及其子厚

君子曰義左隱四年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蓋象不濟四凶之惡則舜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碏不得不公也由此觀之管叔無連商之罪則周公亦可以無誅吁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公欲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五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